

中 长 篇 说 唱 书 选 之 一

彭化高 改编
张林源



吕梁英雄传

山西省文化局
——中国曲艺家协会山西分会

129.8
5
2

中长篇说唱书选之一

吕梁英雄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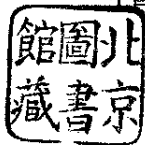
(根据马烽、西戎同名小说改编)

彭化高 张林源

吕梁地区文联供稿

山西省文化局 编印
中国曲艺家协会山西分会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B030041

目 录

- 第一回 敌寇血洗康家寨 (1)
汉奸勾结日本鬼
- 第二回 寡妇盼儿还家园 (16)
佃户欠债丧黄泉
- 第三回 武得民定计救人 (33)
地头蛇抢亲毙命
- 第四回 特务送酒拉民兵 (50)
张忠诱敌跳悬崖
- 第五回 假书记大显身手 (64)
真汉奸脑袋搬家
- 第六回 美人计有富上钩 (78)
老虎山民兵被困
- 第七回 英雄汉面不改色 (91)
怕死鬼稀泥一滩
- 第八回 定巧计刑场救危 (105)
施奇谋半路获生

第九回	康有富坦白交待 二汉奸依法处决	(117)
第十回	张有义医院恋爱 刘巧妮文明结婚	(130)
第十一回	民兵化装入虎穴 强盗送命进地狱	(143)
第十二回	神出鬼没进据点 一枪不放摸碉堡	(154)
第十三回	暗民兵据点活动 丘得世半夜送命	(165)
第十四回	日伪军矛盾重重 辛在汉组织反正	(177)
第十五回	合力围困挤敌人 军民欢呼庆胜利	(191)

第一回 敌寇血洗康家寨 汉奸勾结日本鬼

(白) 话说一九四二年，春节已过，正月将尽。晋西北高原北风呼啸，天寒地冻。一天早晨，天还未亮，有一队日本鬼子，背着枪，抬着炮，骑着马，挎着刀，杀气腾腾，张牙舞爪，如同一群黄皮饿狼，向山林扑来。

在那滚滚黄河的东岸，有座南北伸延，巍巍挺拔的吕梁山，从这座山的中部向东延展出一条支脉叫桦林山，这山脚下有座小村庄，名叫康家寨。出村往东走十里，有个小集镇，名叫汉家山。汉家山座落在吕梁山东侧的三岔沟口上，是太原通往吕梁抗日根据地和晋绥边区的关口要道，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山顶高筑碉堡，封锁沟口，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刚才说的这队日本鬼子，正是从汉家山出发，来扫荡康家寨的。

却说这天早晨天刚放亮，村里的抬粪老汉张忠一出村，猛然发现沟里进来黄鸭鸭的一股队伍，他抬头仔细这么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啊呀，不好！”急忙扔下粪筐，返身回村，一边猛跑，一边大声喊道：“敌人来了！敌人来了！”喊声未落，顿时村中大乱。

听说来了鬼子兵，
小小山寨不安宁，
鸡乱飞，狗乱叫，

全村霎时乱纷纷。
有的牵牛又拉马，
有的用鞭子赶羊群，
有的赶猪猪不走，
又叫又跳又哼哼。
有的家产带不上，
危急时刻先顾人：
老婆忙把老汉找，
娃娃在把妈妈寻，
新媳妇找不见新女婿，
爷爷找不见小孙孙；
心急难以辨方向，
问谁谁也说不清，
不知道敌人从哪头进，

也只好，你往南，他往北，你跑西来他奔东。

（白）正在这慌乱之中，突然，噔噔噔，从街心奔出三个人来，领头的这位是自卫队长雷石柱，此人二十五、六岁，生得眉清目秀，十分英俊。祖辈以打猎为生，练就一手百发百中的好枪法。第二个叫孟二楞，二十三岁，长得身高体胖，愣头愣脑，气力过人，人唤愣头青。这第三个叫康明理，二十一岁，身材瘦小，举止文雅，学生出身，正、草、隶、篆，写得一笔好字，是村里的“文秀才”。这时只见这三个人，气喘吁吁，神情紧张，凑在一起，商量对策。只听孟二楞劈头说道：“石柱哥，你有火枪，我还有两颗手榴弹，不如和鬼子拚了！”康明理一把拦住：“不行，我们人少，寡不敌众，还是赶快掩护群众撤退！”雷石柱听罢果断说

道：“对！咱分三路，向牛尾巴梁转移，快！”说罢，三人立即分手，各自行动。

这时候，
石柱明理孟二楞，
正在掩护众乡亲。
雷石柱刚拐进西街巷，
遇上辛老太太正出门，
怎奈年老跑不动，
噌！石柱忙把她背在身，
带领群众十几个，
穿街过巷奔出村。
孟二楞跑在东街上，
顾不得叫他媳妇和母亲，
抱起邻居的一个小妹妹，
领着人们往出冲。
康明理最后撤出去，
引着几个老年人。
还有一部份群众行动慢，
正要走，
鬼子已经进了村：
见了房子就点火，
见了牛羊用枪崩，
见了男人刺刀捅，
见了姑娘就调情；
米面倒进水瓮里，
衣服扔进灶火中，

打烂铁锅摔碗筷，
砸了罐罐砸盆盆。
你再看村口柳树下，
那惨景，
看了叫人更痛心：
地上躺个男青年，
脖子脑袋两离分，
脑袋滚成个血蛋蛋，
眉眼眼分不清。
两个妇女树上吊，
衣服扒光赤着身，
一个两只奶头被割掉，
胸脯上，
留下两个血窟窿；
一个肚子被撬开，
两腿染得血淋淋。
黄毛狼狗扑上去，
肠子咬断好几根。
血腥场面不忍看，
痛绝惨叫不忍听，
遭劫情景难说尽，
人人看了伤心掉泪放悲声。

（白）再说张忠老汉喊罢群众，已来不及出村，只好带着几个妇女孩子，躲进一个地窖里。

这张忠老汉五十多岁，个子不高，却很精神，他为人正直，老实厚道。一辈子受尽苦难，恨透了地主恶霸、汉奸鬼

子。张忠老汉在地窖里安顿人们，千万不要作声，以防敌人发现。一直等到听不见鬼子的动静，才慢慢爬出洞口：只见太阳偏西，敌人带着村主任康顺风、村代表辛在汉等几人出村去了。不多一会，雷石柱和躲在山上的人陆续回村。张忠老汉也急忙回家，没走几步，迎面碰见一人，哆哆嗦嗦走进村来。仔细一瞧，你知他是何人？原来是村里的土老财，名叫康锡雪，外号人唤常吸血。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在县里伪军中队，二儿叫康佳碧，在村里游手好闲，不干正事，外号人叫康家败。因康锡雪他霸占山林，欺压百姓，人们又叫他桦林霸。先仔细看看桦林霸他那副模样：

这老东西是坏种，
心比蝎子尾巴还毒几分。
年纪不过五十几，
胖得象个大肉墩，
脑袋象个西瓜瓢，
光溜光的脑门心，
长个酒糟红鼻子，
长双老鼠小眼睛，
三绺胡须黄又硬，
加起来没有几十根。
黑瓜皮帽四季戴，
不分春夏和秋冬。
这家伙平时起得迟，
一觉能睡到大天明，
只因为昨晚吃肉坏了肚，
天不亮他就上茅坑。

忽听外面枪声响，
提起裤子就跑出村，
谁知大便秘了一半，
受了惊怕肚更疼，
一肚稀屎憋不住，
越跑越是屙不停，
稀屎顺大腿流下来，
一直流到脚后跟。
他只顾自己去逃命，
没顾上喊叫家里人。
他跑上山顶刚坐下，
两只胖脚钻心疼，
低头脱鞋仔细看，
嗨！脚板被扎得血淋淋。
桦林霸痛得难忍耐，
这荒山野外哪里能去请医生，
只好把马褂里子撕下两大块，
往脚上缠了好几层，
将就着把鞋趿拉上，
顾不得露出脚后跟。
找了根树枝当拐棍，
咬着牙慢慢站起身，
抬腿一步挪三寸，
挪一寸都象踩钢针，
直走到西山太阳落，
好不容易才到家门。

推门进院前前后后看一遍，
啊！气得他浑身象抽疯。
只见那，
家里院里乱了套，
如同走进老荒坟，
红漆箱柜撬了盖，
打烂座钟小花瓶，
油坛酱罐口朝下，
地上红的、黑的、稀的、稠的、粘糊糊的铺一层。
他老婆哭天又叫地，
眼睛肿得象两盏灯。
两个儿媳妇躺在炕，
盖着被子直哼哼。
老婆一见桦林霸，
顿时心里怒火升，
指着鼻子使劲骂，
那话越骂越难听：
“好啊！你这个不死的老东西，
还记得你老祖宗，
丢下全家你不管，
在哪个猪屁眼里寻安生。
你看看，
两个媳妇让糟塌啦，
到现在腰困肚还疼。
佳碧儿，
让敌人抓到汉家山，

闹不好康家要绝子孙。
你一个人在外头躲自在，
害得全家不安宁，
要死咱都死干净，
省得过年贴门神。
真是康家门里没德性，
留下你这怕死鬼，没良心，
死到外头倒也罢，
咋有脸皮进家门。”
这老婆，
越骂越觉得不解恨，
一只手狠狠把他的耳朵拧，
“吭”！一口浓痰涌上来，
“呸”！不偏不歪，不左不右，睡在那光溜光的脑门心。
桦林霸，
虽然是村里的土财主，
可在家特别怕女人。
今天自己做下错，
更不敢没理抢三分，
又听说儿子被抓走，
气得脸白眼发红。
“扑通”倒在太师椅子上，
干着嗓子嚎不停。
全家人，
一直哭到公鸡叫，
就象那，

发丧送灵死了人。

(白) 桦林霸一家，因财物被劫，媳妇被奸，儿子被抓，好不伤心，你哭她嚎，久不安宁。直到鸡叫时分，桦林霸口干眼困，浑身无力，正要上炕睡觉，忽听大门“吱扭”一声，闪进一个人来。你瞧他，下穿黑棉裤，上穿黑棉袄，脑袋长，下巴尖，长一双绿豆小眼，头戴毡壳帽，个子不大，三十多岁。桦林霸全家一见，好不惊喜，急忙问道：“啊呀！老弟！你不是让敌人抓走？怎么回来的？佳碧回来没有？”只见那人不愧不忙，屁股一掀，坐在炕沿：“嗨，不用操心，皇军对咱佳碧招待得挺好，保准受不了制。”

“嗯？”桦林霸一听好不奇怪：“莫非……？”那人见他疑惑不定，忙把前因后果仔细说了一番，桦林霸这才松了口气。

你知道这来人是哪个？正是村主任康顺风。康顺风和桦林霸是远房弟兄，在旧政权里当过区长，性情狡猾奸诈，表面上倒很积极，却装着一肚子坏水。他刚被抓进汉家山据点，满以为性命难保，要脑袋搬家，不料迎头碰上他表兄王怀当。这小子在日伪联合村当伪村长，为非作歹，凶恶霸道，很受日本鬼子的器重，外号人叫“二日本”。所以，经王怀当说情，鬼子给康顺风松了绑绳，引到独眼窝翻译官的屋里。不到一会，康顺风酒足肉饱，满嘴流油，鬼迷心窍，投靠日寇，把村里的情况给鬼子说了个一清二楚。独眼窝翻译官听罢赞扬了他几句，又送给他一叠崭新的票子，如此这般，安顿一番，康顺风便兴冲冲地连夜返回康家寨。

这时候，

康顺风掏出一封信，

说话满嘴酒气醺：

“锡雪哥，

日本人专门写给你，

要你一锤就定音。”

桦林霸凌在灯下看完信，

又象喜来又象惊，

捏着信纸直发愣，

说话无力慢腾腾：

“唉，这真是背锅子骑毛驴，

朝前朝后都不行。

日本人糟害了我的家，

我怎能，

有仇不报反为恩？

维持就是当汉奸，

子孙万代要落骂名。”

康顺风听罢忙接话，

又是点火又煽风：

“哎，老哥不必太谨慎，

怕狼怕虎步难行。

如今打烂罐罐说罐罐，

打烂盆盆说盆盆。

维持了，

性命财产不受害，

升官发财是红人；

不维持，

佳碧侄儿回不来，

家破人亡两手空。
老哥你好好想一想，
哪头重来哪头轻？
火烧眉毛顾眼前，
千万别误好时辰。”
桦林霸听罢这番话，
左手直摸他的脑门心。
他在想：
搞维持，
八路抓住要法办，
全家老少怕活不成；
不维持皇军要发怒，
佳碧儿怎能放回村？
一旦让皇军杀害掉，
康家就绝了后代根。
越想主意越难定，
唉！都怨这脑袋少长一根筋。
康顺风见桦林霸不说话，
急忙火上把油喷，
一叠票子放桌上，
说话不阳又不阴：
“老哥呀！
这是皇军给你的赔偿费，
维持好，
每月按一百二十元发薪金，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

可别怨皇军没交情。”

“这……？”没等桦林霸先说话，

“噌”，她老婆把票子拿手中。

这老婆外号叫“小算盘”，

装着一肚财迷心。

一五一十数票子，

数了几遍没数清，

喜得她张开蛤蟆嘴，

核桃皮脸上露笑容：

“哎呀呀！这可是件好生意，

花不完来吃不穷。

死老鬼，

你咋半天都不放个屁？

越活越变成个糊涂虫。

上天也找不下的好买卖，

你不答应我应承。”

“小算盘”，康顺风，

一左一右来夹攻，

直攻得桦林霸说了话：

“维持我倒能想得通，

就怕石柱明理孟二楞，

咱村的那几个年青人。”

康顺风猛听这句话，

嗯！这老东西到底动了心：

“哎，兵荒马乱这年代，

谁还管那些闲事情！

至于那几个青年和干部，
这倒应该动脑筋。”

“咚”！桦林霸一拳捣在桌子上，
眼闪绿光阴森森，
牙齿咬得咯咯响，
说话比狼嚎还要凶：

“哼！一不做，二不休，
前人踩路后人行，
阎司令长官那么大，
如今都投靠日本人，
咱没权没势受穷鬼的气，
维持了倒能挺挺身。
那几个干部青年也扯蛋，
刮股小风起不了尘。
至于村代表辛在汉，
被皇军抓去入牢笼，
只要扣住不放他，
是只老虎也难吃人。
康明理是个稀松蛋，
小小绵羊成不了精。
唯有那自卫队长雷石柱，
这个人倒应该多操心，
不过他就是浑身钢，
我看也打不成几颗钉。
别看孟二楞瞎咋唬，
他是个，